

新新動向

(旬刊第一百零九期)

目 錄

中共滋蔓華北的現狀與根除的

對策

學 同

為何實踐戰時生活

蔭 林

降落傘的認識

皮 士

卡棘依

由 日

文化城中

豈 曾

畫事格揚

陸藝于怡

摩格路慘案

念尙輝

黃營長

島 村

如何實踐戰時生活

蔭林

國民生活，在一國家一民族由其傳統關係而形成。每個國家的人民，有他們生活的傳統習慣與方式，像日本有日本人的傳統，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傳統，其他各國亦莫不皆然。可是傳統習慣，并非絕對不變，到了一個時期為適應新的環境，就要把舊的不合時勢的傳統習慣加以修改，譬如這次我們對大東亞新秩序理念之進行，實行對英美宣戰，我們即要突破傳統習慣，創造一個新的國民生活，就是顯著的例子。

說到新國民生活方式的變動，必須先說舊國民生活的方式，要明白舊國民生活的方式，必須先知道舊方式的特殊性。我國國民生活舊方式的特殊性顯著的有兩種：一是對地方觀念的固守，一是對歐美國家的盲目信仰。前者的地方觀念，係由宗族觀念演變而成，是封建的排外性的，地方觀念之長成，即如國家民族以至國家集團各種觀念的消滅，甚至於可使政治社會商業也變了質，譬如滿清過去把持着的浙江財閥，整個斷了中國的金脈，又如軍閥時代的所謂北洋系，江浙系等，使中國無日安甯。這些都是全有極厚的封建性排外性的地方觀念形成底政治經濟組織。現在社會是集體生活的社會，不僅小區域地方觀念不能存在，不應存在。即擴大到國家民族觀念的國家主義，也不能不在，不應存在。所以地方觀念實已成爲時代思想的渣滓，祇有更少社會腐化沒落，絕對沒有建設新社會的動力。其次近有年來，中國因受歐美侵略勢力支配而變爲次殖民地，於是在都市居住的國人，大都忘其本然，對西方文明盲目的崇拜，自己取銷了獨立自主的資格，積漸養成額外的習慣，知識份子

在思想方面，也盡帶把英美蘇俄的學術原裝搬入，灌輸到青年的腦海裏面，不管是否有毒質，更不管他們能否消化，這種現象和前一種本於封建思想的地方觀念雖然相異，但由殖民地生活而形成的外心理，其弊害也同前一種相等。如上兩種舊生活方式特殊性的思想雜質，自我國參加大東亞戰爭成爲東亞保衛戰一目的時代來臨以後，便要把它們根本消滅。

參戰之後，我國社會及人民的生活形態跟着就要有一個改變，——一面戰爭一面建設，全國上下都應集中在這原則底下，克服任何困難，創造戰時的進步體制，這樣我們可分兩方面來說明，一爲一般社會生活形態，其重點在組織的健全。一爲一般人民各個生活形態，其重點在合理化。

時至今日，戰爭中的社會生活形態，須靠健全組織作爲動力，使各方面進展皆在一個範圍之中，有方針步驟的去努力，始能獲致食期之效果。我們所爲在大東亞戰爭中經濟的組織，必須以東亞集團合作的生產分配交易爲基礎，進於國內的勞資合作，地域與地域合作，社團與社團合作的關係，這種組織是廣縱的機動的，擴大則以完遂大東亞戰爭，根本則以復興建國而這種組織，當有一個國際性質的管理機構，應中專門人材，從事增加生產，統制生產，合理分配，調節交易，各項計劃，並顧及交通，運輸，存貯……各項技術問題。使東亞民族能集中其豐富的生產，無盡的資源，以完遂戰爭的勝利。同時也適應各自本身的需求，以確立戰後復興建設的基石，一以調劑及安定戰時的人民生活。政治組織則應把

平時體制變爲戰時體制，擴大強化政府的權能，施行絕對的統制，達到動員全國人力物力，以配合上述經濟組織運用的飽和程度。

在個人方面，又要怎樣呢？爲適應於戰時，自須每個職員都堅強起來，秩序的遵守，盡可生活的加強，刻苦耐勞的精神的養成，節約金錢，則無聊惡習，尤爲必要至於積極去做。更可自勵講求協助政府完遂戰爭的方法，像娛樂會有一些人，把精神放在賭博上面談天上面，若改換生活方式，就可以拿射擊角力球戲來代替賭博，拿開槍或學術團體的研究會來代替談天，這豈不是更有意義嗎？其次國人的儀節，素來是複雜的，日常生活也是繁瑣的，較有身份的人，其衣服裝飾，又每每受市場廣告的影響入於浪費一流，從今以後我們的儀節要求簡單，日常生活要講求敏捷有效，衣飾要講求樸素適體，把省下來的时间金錢貢獻給國家，貢獻給戰爭。

關於社會的財富，少一分浪費，則多一分積蓄，一人有一分積蓄，一月一人有一分積蓄，多數的日子，多數的人，便可成大量的積蓄，友邦日本其國民在戰爭以來，都繼續儲蓄貢獻給政府，結果一年的儲蓄量，增大前昨兩年，甚至突破預定的額數。舉國各地，同時表現出互相輝映的良好成績。我們若能學像友邦日本一樣，又何難有相同的成績？

總之：我們國家已經在對時代中躍進，我們的思想與生活使應同時躍進，對於地方觀念及偏外長外心理根本就要剷除，地方觀念足以妨礙我們和友邦合作到底，偏外長外心理不備施之美會沾污了我們祖先，即使施之於友邦日本也不對，友邦日本祇希望一個獨立強盛自主自愛的中國做伙伴，絕不需要更有一個卑躬屈膝，不替風，依附附庸的中國來做幫閑脚色，這是我們應有的心警覺，把這雜質除去，才可以談到應有的戰門，才可以實踐有組織有條理的戰時生活。

降落傘的認識

皮士

第一次的世界大戰，大部是海陸的戰爭，所利用空間者亦不過是以飛機來作運輸工具，但所噴效力亦不十分顯著。然而自最近七年來世界大戰爭展開以來，飛機成爲戰爭中主要的武器，飛機的活動可以操縱戰爭，甚至可以說，以飛機的多寡，可以決定戰爭的勝負；因爲現在的戰爭是立體的，作戰無所謂前方後方，利用飛機不但可以在前敵掩護作戰，並且可以擾亂敵人的後方。現在赫赫一時，與飛機最有關係的「降落傘」，用在戰時，是襲擊敵後方最有力武器，自大戰以來，降落傘之使用，屢見不鮮，其有規律的組織——傘兵，驟然自天空而下，活躍在敵方的間隙，作有規律的奇襲，創不少偉大的戰果，此種自天降之神兵，曾爲世界所注目，爲世界所震動。

考降落傘，原名爲 Parachute，Para 爲反對之意，Chute 爲墜落之意，總其意爲反對急速墜落的器具，世界各國之共通語爲德文 Fallschirm，日本現在稱爲落下傘，以前有稱爲風船者。最早發源是在公元九世紀，即有人自山上跳降，十一世紀又有修道士從修道院塔上安全落下，十五世紀意大利有名學者 Leonardo da Vinci，有降落傘之想像圖，其形爲立體三角形，下方四端以繩索牽引，人體在其下，實地試用者，爲可 Veranzio 於十七世紀初，以此四角形傘，安全降落，十八世紀 Mollgottin 發明氣球，更作降落傘之實驗，後一年 J.P. Blanchard 利用降落傘作飛行遇險救生之用，其形爲洋傘狀，十九世紀又改爲圓錐形，能自一千米速降落，一八八〇年美航空家 T.S. Baldwin 實爲現代自動式降落傘之

元祖。二十世紀降落傘之構造更複雜精緻，包裝在飛行士之背上，各種形狀層出，有傘型，半球型，三角型，圓錐型各種，並且想法操縱降落傘的降落，能在水上降下，夜間降下，大風中之降下，集團之降下，造成更完善的降落傘，實用在這決鬥的戰爭中。

降落傘既能達如此之偉大功績，其功用自能一而再，例如乘客的降落，物糧以及通信筒的投下，武器，彈藥，馬匹，車輛，夜間照明彈的投下，就其功用而有各種不同形狀，構造的裝置。其構造：可分傘體，繩索以及裝帶三部，收納器的裝置，有手動，自動等式，在初從飛機上跳躍下時，幾秒鐘後，開自動或手動的收納器，初有補助傘先行張開，以牽引主傘的張開，各國皆有各特殊之式樣及構造。關於收納包裝之事，出發前自當檢點，在未發機之前，列在飛機的旁邊，再有極端慎重的檢點，因爲如此慎密的檢點，可以減少多少無辜的死亡，在那幾百幾千米達的高空，祇要有一點小小的不適當，縱有臨機應變，良以應付的機敏頭腦，亦莫不是束手無策，隨着命運，來定奪自己的生命，這慎密檢點的效果可是一般，而人員體格以及動作的訓練，平時的練習與修養，更是相當的重要。

今日之降落傘，已成爲世界空間中的普及品，用來作運輸工具，在海陸平面阻隔中，完成極神妙的搬運，可是人自幾百幾千米達的高空，向地面下墜，身體方面，自有一番的影響，在以前醫學眼光，視此多認爲不可能之事，因爲心臟，受不住如此強大的抵抗，擠壓，而致破裂，高空受稀薄的空氣，在急速如物體自空中拋下時，對

呼吸就首先困難，致有窒息的危險，還有智能以及筋肉的能率減少，在欲跳未跳時的緊張狀態，在降落過程中，脈膊的跳動，每分鐘達百三十次，到達地地再繼續增多，達每分鐘百五十次，這樣以來，心臟血管以及神經，自當受其影響，血液及尿，引起許多異狀，健康之人，在降下後兩三小時，此種症狀，始漸減少，到第二日，始能完全消失。故訓練時期，生理的訓練，醫學的檢查，甚屬重要。多國之規定，在十八歲以下，自飛機降下，由醫學觀點是絕對的禁止。在每次的降落，均須要醫師嚴格檢查，關於聽力方面；鼓膜衰弱以及歐氏管閉塞之人，不宜乎降落，關於視力；有〇、五、〇、一的喪失，亦不宜乎落下，其他神經系統，鼻之疾病，咽喉，內臟，皮膚病症，皆對於降落不宜。再關於平時體育方面之鍛鍊，亦頗有益於降落，冬天滑冰運動，空中吊掛迴轉擺動，車輪之滑走，跳高各種運動，皆極有補助。降落傘人員的訓練，每天作有規則之生活，如睡眠，營養，性生活之關係，以正當的方法攝生，對於酗酒，極宜避免，降下前一日，不宜有重大的筋肉勞動，並且需七小時以上，充足睡眠的時間，在空腹以及飽腹之時，亦不宜降落，多規定在降落之前二小時進餐，這樣可以有時間休息，上機以前，又當有各種柔韌轉運動，使肌肉靈活，再者；降下時之服裝，不宜過緊與過寬大，故所以最適當的服裝，須按照各身體高低粗細，加以選擇，使身體各部佩戴，皆能舒適合乎自然，這些都是未着陸的先決條件。

至於着陸後，怎樣集中，怎樣作規律的奇襲，在機上是航空將士，到陸地是戰場英雄，現在最時髦，名爲空軍陸戰隊，現在各國青年，很多志願作空軍陸戰隊員，這種訓練有素，新奇，是今日世界最時髦，最高尚的運動，各國政府，皆如航空人員一樣的大獎勵，大提倡，以此來作最有力捍衛國土的精銳武器。

文化城中 (二)

豈哲

雖說是有生活就有文化，有文化就有生活；生活可以表現並且創造文化；文化反轉來又可以領導或創造生活；但生活不就是文化，文化不就是生活。所以一般所說的文化人，不能代表或表現——即使是表現——某一民族，某一時代，某一地域的全部文化；同時所謂文化生活，也就一定不是在表現或者說明，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域）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全部生活。所以生活與文化是一而二——生活是母體；却絕不能說是二而一——能夠復原的。文化源生於母體之後，和母體便發生着相互影響，相互創造，相互依存，和母體便發生着相互牽扯，以致造成生活與文化都陷於遲滯而不開展的狀態。爲了此種狀態的打開，歷史上就常不乏敏感的有志之士。應社會的要求，爲客觀條件所啓發，而從事於啓蒙，革新等等的運動。當前，文化城中，就不乏這種現象；噴噴着當前的所謂文化是官僚文化，貪污文化，投機文化，以及其他各種各類的文化。至於沒有文化的文化等等；并分析着其所以致此的原因；而熱情的要求着真正文化人的動員，從事啓蒙的革新運動。并以中心思想的樹立爲中心；但同時却又不能不深探的感慨着，直到今天中心思想之仍特樹立。幸望當前的文化界不是死水，熱情的文化人均能協力；而領導者又能堅忍、堅持、始終不懈的努力下去，其成果自是顯可期的。固然在這決戰體制之下，紙張印刷——所

有文化活動的外部表現，均深感困難的時候，這一工作的艱苦，不容諱說，但越是艱苦，將越多意義；雖筆者不才，也深願從旁鼓舞，竭盡棉薄的。

然而啓蒙與革新運動的意義，不只全在於啓蒙與革新的詞句之內，而必需決定於客觀而且充實的內容并發揮表現於真切的運動之中。從而表現與運動的媒介物，如新聞、雜誌、以及其他出版品等等的重要性，便的確是值得重視與強化；而且其內容與性格便也真個應予研究與檢討。不幸的是；筆者的知識與經驗，均深感不足，難當這研究與檢討的重任，只好有待高明來肩負。

文化城從前之所以異於其他都市城池，與現在之所以異於其他都市城池者究竟何在呢？曾經是都城，有着萬壽山，頤和園，以及城里的假山假海與帝王宮殿嗎？是的，是的。但這彷彿是今昔相同的。曾經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學校多，學生多，爲各方學子所嚮往的匯集之所嗎？是的，是的，但這彷彿是今與昔或稍有不同的。再有那怕就是文化城的確是戲劇——京劇的名城吧？這也彷彿是今昔并無二致的，雖然是諺叫天物化了，楊小樓殞天了，余叔岩逝世了，許蘭沅也不再給梅蘭芳操琴，而且梅蘭芳據說也早已由香港的富公一變而爲上海的富公；程硯秋也據說早已不再粉墨登場，爲老翁太太，公子小姐，達官鉅富，投機商人們作消閒的偶像，而隱居林下

，大亨清福去了；但京劇也仍還支配着這個名城，而且仍還在對所有的首都上海，以及其他大小名城巨市，起着絕對的領導作用，和前此並沒有多大的不同。那末，此外，此外還有甚末和其他的地方不同呢？有的，有的，還有很多很多；但於不相同之外，其相同者怕也不少吧？一定是不不少的。

在從前——尤其是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昇騰澎湃的時期，這文化城對於各地文化的領導作用，的確是不可小覷的；但那以後，民國廿年前後，這領導的地位，却多多少少低降下來，而成爲上海文化商人的銷貨場，這同時文化的領導權，也漸漸的轉移到上海人的手裏；因此文化城的文化界便身居第二位，感應着這領導與影響的同事，更轉而領導與影響着這中國北部的多數的城市與鄉村；自然其對於上海文化界的反影響，也并不是可以漠視的。直到事變前，這種形勢逐漸走向一個高潮，而本質上不見有更大的變異，自然文化城的對於上海文化界的反影響，以及對於北方各地的領導作用都有漸漸強化之勢，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事變將這種比較火熾的情勢的解束了。

事變後的文化城里的文化的活動，暫時的僵滯，甚至於停止下來。到處都在默默的表演着一種反文化的消除文化的成果或者遺跡的可悲的現象，個人或者非個人的機關團體都在以非常的速度，以藏書作原料，而創製着大費的烟火與灰屑；幾幾乎所有的文化人——不如說是知識分子以及青年學生——們的敏感的心波，都變成了枯井的死水，他們都在恐懼着，感嘆着，預感着一個意外的災難將要落在自己的頭上。然而漸漸的，漸漸的終於平復了下來，習慣了下來。一種經過了的文化的新生之芽，盡在萌生着，滋長着，而向着一個嶄新的榮華與光大的前程。然而這前途是高遠的，因而也就不能不是艱鉅的，波伏的，

曲折的，因而時至今日，對於投機文化，官費文化，賣污文化，以及其他各種類型的文化，甚至於無文化的文化的慨嘆之聲，仍難免由主要的文化人的口裏，喊叫出來，而需要更作樹立革新文化的表示，並需以更堅韌的努力。

七年以來，刊物報章，以及單行本等等，的確也出版過似乎不在少數，不乏熱情的文化人奉獻過若干的心血；同時的確造就了不少大小有名的文壇上的作家或文化界的名流，而且這許多多是登龍有術，自捧或者互捧；然而這新生的文化之芽，雖有着嶄新的榮華的充大的前程，却依然難免時多萎縮遲滯之態，苦少生氣發達發榮滋長之象。而且分崩離析，宗派分黨，老牌的反與後起的互不協力，感師聲明破門於前，高徒反駁辯解於後，此師個人間事，局外人固不便多置一詞，唯值此多難時代，文化界或文壇上，實沒有任何必要，迴避對此多事糾纏，而且一般青年學子，難明其中真像，不之把這聲明辯解之類的妙文，觀者課外的必修課者，其影響所及，雖是未必見佳的，因為這決不是師尊道嚴的好現像。幸虧這不過是疾風者似的陣寒陣熱而已，如今雙方險似已經平復下來了。周啓明先生，已在心平氣和的寫着「我的雜文」，逐期在華北新報的「文學」上發表；沈啓先先生，想必也在心平氣和的努力着他的事業吧，但願如此呢。

「文學」上，除連續刊載周先生的「我的雜文」，似頗為讀者所注意外，并曾刊有張我軍先生的「時間即黃金」，與尤炳圻先生的「學問說」，錢穆先生的「伊勢物語譯」以及傅芸子先生的「蘭陵王考」等，好像也頗為讀者所重視。張先生的文章，以生活為中心描述了個人的寫作；尤先生的大作，以種瓜種豆為題材，而敘述了其中的經過與心情，茲各擇錄一段，以充實「文學」的風格。

「真的，我真是成了印字機。我剛得去租究竟每月需款若干始足以維持一家人的性命，只知道每日平均要寫四千字。今天忙些別的事，情只寫了三千字，明天就得寫五千字；明天多食了兩盅酒，後天精神差些，少寫了二千字，大後天就抖擻精神多寫它二千字。天天腦汁裏面，總是這些數目字打轉着。現在，我的花銷的計算法，往往不拿金錢計算，譬如說，昨天買了五百字的菜，今天買了五千字的煤球之類。

「喂喂，你今天寫幾千字了？」
「今天還不錯，寫七千字了。」
「恭喜恭喜！那末你可以出來了。」
「可是昨天沒寫一個字，所以還差一千字，等我再寫一千字吧。」
一個朋友要請我喝酒打電話來約我的時候，總有類乎此的問答。

每日平均四千字，一月就是十二萬字；每月十二萬字，一年就是一百四十四萬字，按發接近「天文學的數字」了。想不到讀了半輩子文學，到而今竟學着科學家過起數目字的生活來。到而今，時間已成生活上最重要的條件了。我的時間，一寸自然值不了一寸金，或者竟值不到一寸煤，然而現在的時間，於我確乎必須寶重如黃金。

談來談去，始終離不開生活問題，從而說不掉金錢問題；我國文人，向以此為最可恥。我雖不敢自以為是文人，卻也不以此為可恥。或者正因為這樣，所以我究竟不配稱為文人。然而，無論想作什末事，也必須有一條性命才行；縱使一己的性命可以不顧，人類和國家的命脈所繫的孩子們的性命，總不得不設法維持的吧，若然則生活問題是不得不談的。我以為生活是天經地義，人人可談的，是與生俱來的人類的權利，難道一做了文人就該拋棄這

權利嗎？若然，我甯可不當文人。
——這就是「時間即黃金」的最末一段，以有主業而又有兼職，文化界久負盛名的張我軍先生，竟不能再每日以四千字計以維持家庭生活的；更且甯願不當文人，而不能不主張天經地義的與生俱來的人類生活的權利，亦足見文化城中的文化人的生活，是如何的慘慘了。

尤先生的情懷，似乎是不如此緊張的。尤先生於從事園藝而獲得了失敗的經驗之後，在「學問說」的末段這樣的寫道：

「作物在去年，可以說完全失敗了。失敗了便退縮嗎，像昨天和某君談天時所談的數北主義嗎，不的，我還是獨自一個人，在工作的餘暇，默默地弄着我的園藝。今年我的庭院中又栽了若干種的作物了，而且自信今年已經不會把安把認作茄子，洋刺認作絲瓜了，對於螞蟻和蚜蟲的侵犯，自信也已有預防的方法，雖然不一定便能收到成功，但結成的果子可以比去年更多一些，更堅實些，却也是有着自信的。然則有自信可以不至於賠本嗎，這却沒有。我雖然不栽松菊而種瓜果，却也還是由於趣味，還沒有功利主義到非藉此來計算利得不可的境地。剛才我已經自己分析過，雖然增聲喚起了我的學問的決意，但感情方面主要的還是由於小時候讀過的幾句舊書的影子又發生了潛勢力作用而已，說起舊書來，論語里還有這末一章：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現在究竟和小時候不同，孔子的意思已經頗有些理解了，孔子說的那幾句話里確有着真理的，然而我現在也還要來偶而學圃者，却不是真同情於孔子所斥為小人的樊遲，更不是還像小孩子那樣，只是看了字面，覺得就其款而甚，瞎子路一下，很有點的令人值得讚賞。

真不道這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樣，只要真實的努力作去，對於人生乃至自然的理解，可以有若干裨益而已。實際上不會有什末大的形式上的收穫，豈不反而是當然乎。我雖偶而學問，而終不能成老圃，明也。

尤先生也以教授與文化界名人的資格，爲「增廣呼聲」喚起了「學問的決心」，雖「這是由於興趣」，「沒有功利主義到非藉此來計算利得不可的境地。」但有了「更多一些，更堅實一些」的果子以後，也總或不至於不「功到主義到」不樂得省幾個菜錢的。自然，像尤先生的意，是其他的人所不敢望其項背的。

依據以上所擇錄的兩篇文章，至少可以代表兩部分文化人的心境，或則爲生活而奔命，日感繁忙，或則小有生活的基礎，而較爲優靜；或則爲家族而牽纏，或則爲個人的意興，却誰也不想高談闊論。

此外，和「文學」同樣的作爲華北新報的副刊之一的「文藝」，似也擁有一部分作家，唯和「文學」似乎不相聯系，但看一看題目，似乎比「學問說」的作者來，還更爲悠閑，都不像是爲了物價的高漲，或生活的艱困而有甚末沉不住氣的心緒，試將第一、第二兩期的題名與作者，介紹之如下：

第一期：手套——蕭菱。什刹海畔——雪音。夜景（詩）——顧觀。酷夏——蕭音。長衫——會閱。此外還有山丁的豐年——袁厚。以及生之手記——林榕。

第二期：永遠爲文字所役——謝人傑。不懶的人——蕭菱。靜靜的——蕭音。梅扇——開青。母親——會閱。中南海之晨（詩）——邦華。無題（詩）——顧觀。此外還有友情——曹原。原想也將文或詩擇錄個一節一段，以要讀者，但爲了節省時間和稿紙，并深恐讀者厭膩，只好作罷。然而這是一還是把這一說小詩

介紹給諸位，我的確還不是不喜歡它呢——

中南海之晨 邦華

心枯了！枝頭却長滿了嫩葉，
晨光里，空有鶯鶯燕燕！
猛記起一位草莽英雄，
曾經按劍而立，發出如虹的浩嘆！

然而，時代是過去了……
誰還管歷史上的陳跡？！
如今！！

蕭菱叢裏，有釣人穩坐；
古樹蔭下，有老婦酣眠！

然而「如今」，有着蕭菱叢裏，穩坐的釣人，與古樹蔭下，酣眠的老婦似的心情的享受着清福的人，究竟不多。一般人的生活的調子，日益匆迫起來，對於所有空虛的，弛緩的，粉飾的調兒，已不再有甚末反應的感覺；同時對於似乎不空虛的，然而急燥的，不直接有益於生活的調兒，也同樣的表現着麻木。只有張我軍先生

似的每天可能產生幾千字，或買菜或置辦謀球；尤炳圻先生似的種瓜可以得瓜，種豆可以得豆的實惠的幹法，對他們還可以引起若干興趣，因爲的確正如張先生所說：「生活是天然地義」，「是與生俱來的人類的權利」，「縱使一己的性命可以不顧，人類和國家的命脈所繫的孩子們的性命總不得不設法維持的，」何況「無論想作什麼事，也必須有一條性命維持」呢。

把文化說離了民衆的實生活，而徒作跋脚文之再建的倡導，難有實際的成效，是可以斷言的。其實文化又那里會離得開生活呢？文化人們的爲生活而呻吟而喊叫之聲，不早已到處可聞嗎？吃的問題早在左右着大多數的人們的精神了，連文化人也在內，然而物價却又在以奔騰之勢而高漲着。家無隔宿之糧的人們：今天雜合麵……今天雜合麵又……都爲着雜合麵的逐日昂騰而嘆氣，且關心驚着。以「水漲船高」爲中心信

仰的商販，固不難追波逐浪，勉維一時；而以不足的戶口配給及薪俸的增加爲唯一生活靠山及生活理想的公務員及教員者流，對於只見閃光，不見雷聲的加薪問題，即使急燥，固也不敢失望；同時對於把銅或晚繳清潔費以及其他等等爲口實，而常嚷嚷着扣留戶口單，不發配給票的區坊等從公人員的威勢，却實在難免心神不安的；即使他們都極情願發揮全力而從事工作，又怎能從心所欲，而毫無障礙呢？文化人的努力，非由安定民生作起是不行的。「倉廩實，則民知禮儀；府庫充，則民知榮辱」；即使是東方文化，人也不能完全生活在精神裏，因爲東方文化，也不過是東方生活的產物而已。因此中心思想的樹立，雖不能不根據最高原則；但也仍須須以實社會，實生活作基石，從高處着想，低處作起，不

只限於文化城中，必須如此，其他任何地方，也莫不應該如此的。不信，沒有適當的報章的文章，即使是最熱情的文人，也不會情願揮汗執筆的。當前的稀有的幾個雜誌社之所以無不思稿稿者，難道不是一個最顯明的左證嗎？

沒有文章，出不成刊物，沒有刊物，至少便減少一種文化傳播的階梯；然而如果沒有生活呢，有沒有文化可不必說，沒有文化人却是頗爲可憐的，我總彷彿覺得文化城裏的文化人，似乎也和文化城裏的刊物似的，是在逐漸減少着。是否事實上，果真如此呢，固不敢說一定；但總覺得文化的氣息不是與日俱濃，而是日益稀薄起來；而且這稀薄的文化的氣息之中，於種種了官僚的、食污的、投機的等等氣氛之外，還更難了雜合麵的、窩頭的以及其他雜合麵的可聞而不可及的香氣，因而有些氣息奄奄，行將一蹶不振了。於是雜合麵文化，窩頭文化，或將難於成形，而與官僚文化，食污文化，投機文化，并駕齊驅，一爭其短長呢。

嗚呼，文化城的文化以及文化界與文化人，竟將何去何從呢？

偵探案選譯

摩格路慘案 (續)

善 Edgar Allan Poe 著 念 尚 譯

那人說：「你把猴子還了我，我並不是說白要你的，先生。沒有那樣情理。誰能我擔任此猴，我很願給他謝金——可是限於合理的數目。」

「是那意思，」杜盤說，「你說的話倒是很公道，很對。我想——我應當要甚麼條件呢？啊！還未辦吧。我所要求的謝儀是這樣的。請你把關於摩格路兇殺案的經過情形，就你知道的完全告訴我。」

杜盤說「摩格路兇殺案」那幾字的時候，聲音極低而且異常安靜。同時他安安靜靜的走到屋門那裏，把門鎖上，隨手把鎗放在自己衣兜裏，然後從懷中掏出一枝手槍，不動聲色放在椅子上。

那水手面上立時變了顏色，好像呼吸都堵塞住一般。他立起身來，用手攔住木樁。但是緊接又坐在椅上，身向後仰，混身戰慄起來，儼若死亡臨頭的樣子。他一言不發。我對他發生極深的憐憫心。

「我的朋友，」杜盤說，聲音非常和善，「你這樣驚慌太不必要了——實在不必要。我們絕對無心加害於你。我拿君子的人格和法國國民的人格作担保，絕對不打算對你有所危害。我也完全知道你對於摩格路兇殺案根本無罪。但是

你也不能否認和案情多少有牽連。按照剛才我說的話，你一定也能明白我訪查清楚了——我所用的方法你連作夢也想不到。事情已經這樣。你當時沒有方法避免——你並沒有作出任何不正當的事。並且你也沒有犯偷盜的罪，實在當時你若

是打算偷盜，偷多少東西也沒人知覺。現在你不必隱避。你沒有隱避的道理。從另一面說，憑天理良心你也應當把詳細案情說出來。現在有一位無罪的人受此案嫌疑被官廳拘押起來。你知道此案的罪犯，說出正犯來，那位無辜受累的人就可以釋放出來。」

那水手聽了杜盤這一番話漸漸清醒過來；可是他原先那宗勇氣派沒有了。略停頓了片刻他纔說：「求上帝援助我！我把我所知道的經過告訴你；但是恐怕你連一半也不信——假使我站在你的地位我也不信。雖是這樣說，可是我實在沒有罪。事已至此，即便我死在這一案上，也只有實話實說，求良心之所安了。」

照他說的那些話，綜合實質是這樣的。不久以前他曾隨着輪船，航行東印度羣島一趟。船在婆羅洲島靠了岸，他會同幾個伙伴一同到婆羅洲內地去旅行。他和另一個水手共同捕獲一隻奧

浪奧登猴子。後來那一個水手死了，這猴子就成了他一人所有了。猴子力量極大，性格極野，他在路途中已經費了許多力氣，最後帶到了巴黎，餵養在他的家中。他怕引起鄰人的好奇心，惹出麻煩，因此把猴子藏得極嚴密。那時猴子爪上有傷口，他打算等到把猴子的傷口養好，再帶出去賣。他的最後打算還是賣幾個錢使用。

一天夜間他從遊藝場所弄到深夜纔回家，等到走到家中，時間已到了黎明，這就發生慘案那一早晨。他的猴子原本藏在一間浴室裏邊，浴室和他的寢室相連。猴子當從門縫中向外偷看。水手每日清晨起床後，必要對鏡刮臉，猴子從門縫中看見刮臉的舉動。這天後半夜水手回到家去，一看猴子在浴室裏邊舉動人刮臉，滿臉淨是肥皂沫，用前爪拿着一把剃刀，站立在鏡臺的前邊。水手把剃刀在浴室裏邊，原本覺得很牢穩，不知他怎樣把浴室門撞開跑到寢室裏去了。猴子的力量極大，腿爪又極靈活，此時看牠拿起一把鋒利的剃刀，水手乍看見的時候，直然不曉得如何纔好。幸而想起猴子懼怕鞭子，平時威嚇牠就是用鞭，不管他怎樣撒野，一舉鞭子就可以使之就範。於是水手趕快拿起鞭子，指望將猴子安撫住。那想那奧浪奧登一見主人拿起鞭子，一闖出了寢室門，一直順樓梯跑下樓去，遇巧樓下有一窗戶開敞，從窗中跳出，跑到街上去了。

猴子到了街中，水手也趕了出去。猴子在前面跑，水手在後面很失望的跟着。猴子跑一段，離着主人略遠，時常住在街心，向後觀看，並且對主人弄眼弄嘴，待至水手趕上前去，離猴子稍近的時候，不等水手追上牠，牠又加快跑下去。像這樣的情形，不知追趕了多長時間，因為那時是在後半夜天色將明以前，街中無人，異常寂靜。水手追趕猴子經過摩格路後方的一條街，此時萊斯帕內夫人住房第四層樓上那間客室中恰巧

倘有燈光。猴子看見燈光，馬上衝着那座樓房跑下去。去到樓房旁邊，看見那根避雷竿，猴子身體伶俐，倏忽間爬上避雷竿，抓住開敞的風窗，後腿登住牆壁，一躍上了窗臺，再一跳進了客室正落在床上。這些動作共總不過一分鐘的功夫。猴子跳進室內的時候，後腿又把風窗踢開。

這時水手一面歡喜，一面又驚懼。所歡喜的是覺得這樣可以把猴子捉住了。因為牠既跑到樓內，牠的出路只有窗戶和避雷竿，牠直然和進了陷阱一樣，想着牠不容易再逃走了。可是再一想，猴子到了人家裏邊，不知又要鬧甚麼亂子，所以不能不害怕。水手既想到此處，自己不得不再往前追趕。那根避雷竿本不難爬，尤其一個當水手的人更不費難。不過等到他爬到竿頂，爬得和窗臺相平的地點，風窗距離避雷竿尚遠，他自然不能像猴子那末從容爬過去。這時他只有向樓窗裏邊望一望，看看猴子在裏邊怎樣。可是他望裏一看，幾乎嚇得從竿上掉到地下。摩格路一帶的居民那天聽得哀鳴之聲，而家家都從睡夢中驚醒，那些哀鳴聲就是這個時候從客室中發出來的。萊斯帕內夫人和她的女兒都穿着睡衣，這天晚間母女二人正在檢查鐵櫃，整理內中所存放的文件，因為整理鐵櫃，所以把櫃推到屋的中心。鐵櫃本是開着，文件放在地板上。兩個被害人那時必是背靠着窗戶坐着。因為哀鳴的聲音和猴子進室中間隔離一段時間，她們聽得風窗響動，或者以為是被風吹動而未會注意。

水手攀在避雷竿上向樓窗裏面一望，這時猴子已經用爪抓住萊斯帕內夫人的頭髮（原來萊斯帕內夫人正在梳頭髮，所以頭髮都鬆散着），同時用前爪拿着剃刀向着萊斯帕內夫人的面部搖擺。那做理髮匠替客人刮臉的動作。萊斯帕內小姐側身動着，一動也不動，因為她已經嚇昏迷了。老婦一面掙扎，一面哀鳴，（從她的頭上扯下髮篦即在此時），猴子拿做理髮匠的動作，自己覺得

並無惡意，可是由於老婦掙扎和豪呼，却將奧浪奧堂激怒。於是猴子一視剃刀，照定老婦的頸項一刀就把老婦的頸項割斷，幾乎使頭與身軀分離。猴子一見血向外湧出，並發兇猛。猴子眼中冒火，咬定牙關，轉身撲向萊斯帕內小姐，兩隻前爪握住小姐頸項，一直將小姐掐死，並留下那些手指印痕。此時猴子在屋內東看西看，室內之床原擺在窗臺下邊，猴子順床頭向窗外一看，恰巧此時牠的主人正從避雷竿上回房裏瞧看，猴子看見主人的面貌，遂在兇惡之中又生出恐懼心。牠怕牠主人的鞭子，自己又知道作了錯事，惟恐主人懲罰牠，因此打算掩藏自己所作的血案的痕跡，於是在室中亂抓亂摔，把床架上掀起來，投到另一地方。最後把萊斯帕內小姐的屍體提起來塞到灶突裏邊，又把老婦的屍體窗戶中拋出落在庭院的地下。

猴子抱着老婦屍體走到窗口的時候，水手已經嚇得無法支持，從避雷竿上滑溜而下，接着一氣跑回家去——想到兇案的情形，懼怕受法律的制裁。回到家中覺得說出了危險，至於奧浪奧堂究竟落在何地，他也顧不得管了。進樓搜查的衆人所聽得的聲音和字句便是水手在驚懼中間說出的嚇嘆詞和猴子的叫喚聲。

除此以外我也沒有甚麼可以補充的話。奧浪奧堂大約係循進樓的原路，又從窗中攀風窗又順避雷竿逃出，大約在衆人破門而入以前牠已經逃走了。牠在跳上避雷竿的時候，一定用後腿將窗戶帶着關好。猴子在案結以後終於被水手重新捉

獲，末後賣給植物園，得價甚優。杜盤得到水手的供詞以後，另外加了幾句評語，拿着去見巴黎警察總監，受嫌被押的洛邦立即被釋出。此案得以水落石出，案情大白，全賴杜盤一人，但是警察當局不免感覺不愉快，似乎嫌杜盤好事纏綿，譏諷杜盤不曉得「不在其位不謀其事」的格言。

「讓他們隨便說閒話吧，」杜盤說。杜盤認為風言風語沒有答覆的必要。他說：「他們願意說說怎樣說。我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聖人門中用文章得了勝利」。無論怎樣說，警察總監畢竟沒有方法破這一案，他總算失敗了。警察總監按說也是我們的朋友，他的缺點是過於深沉了。他的智能很高，他的妙訣是「先入為主」。只有頭而無身子，好像希臘女神拉佛納神像一樣。可是他也有他的特長。他也顯示過他的能力。不然他也不能享受大名。」

譯後語 此篇本係名著之一，約在十九世紀末年出版。原文係英文，間或雜入法文詞句。各國語文皆有習慣語，此類習慣語在本國人皆甚熟悉，而他國人則難明其意義。茲篇翻譯盡量使譯文不離原文的字句，但遇有與吾國習慣支離之字句，或找不出適當對照之語句時，則不得不略加變動，以便使讀者易於了解。甚至遇有與吾國習慣思想格格不入之點，則不得不略去。但是這類變動與省略之處，與全文及文內材料毫無損害。特此聲明，敬希讀者原諒是幸。譯者附識。

黃營長 (續完)

島村

「說了半天，也該休息一下了。」

他點了點頭，並沒有作聲。屋子裏靜得厲害，先前從遠遠地方傳過來的，女人醉人的曲子，和無聊男女的嬉笑，也在不知甚麼時候消失了，只有那掛在板壁上的時鐘，發子還在不停的清脆的滴着。

他稍稍注視了一下那時辰鐘，隨後便很懷疑的說：「噢！今天怎麼過去得如此快法，你看，那鐘上面是掛着十一點多嗎？」他揉了揉眼睛：「可不就是俺的眼壞了，不錯嗎！鐘針已走過了十二，長針也到了三字，真是不早了！」

我也向壁上的掛鐘睇了一眼：「是十一點多了，真是過得不覺得嗎！」我的肚子咕咕着響了好幾陣：「老兄，這麼晚的時候，咱倆隨便吃點算了吧！」

他的眼又閉上了，像是帶着疲倦的睡意，又像是在思索和安排他未說完的故事，并且頭還在上下着起伏。

起伏。

「唔！別睡涼了，隨便吃點甚麼再回去好好的睡吧！」

「哈哈！妳當俺是在睡了嗎？今天俺興興可好，那兒還有睡覺的意思呢，就恐怕聽着俺的故事要果得疲倦了！」

「說那話，我今天的興趣也特別好呢，那麼剛才閉上眼睛還是在想那未說完的故事嗎？」

「是的，俺正預備還給妳接着說下去」。他微笑着，但忽然又斂去了笑容：「可是，這里一會兒就得打烊，故事所以不得不暫時停止了，俺看還是吃完了飯再說」。

於是，我們胡亂的吃了點飯，就離開了飯店。

在一條寬闊的照着昏暗路燈光的馬路上，我們像擊友一般的慢步着，雖然是剛認識不上五個鐘點，可是我已經知道了他一小半的身世。在散佈着稀疏小星的天空中，忽然飛過去一羣黑壓壓的不知名子的鳥，彷彿在奏響着我們的新交。

迎面吹過來一陣風，這多季的夜風，是格外厲害得像狼呢，狠命的不要一切的向人臉上咬，向人身上咬。

因為我的身體不大強壯，緊縮着，漸漸的已開始抵不住了。

「歐陽先生，妳一定很累了吧，俺的故事還是明天再接着說下去吧，天又這麼冷！」

「也好，欲知後事如何，且聽明天分解吧！」

「明天，妳到俺的住處，最好也像今天那個時間」。

「府上住在那裏？」

「俺是暫時一個人住在一家小旅館里，離白下路不遠的一家進賢公寓十二號」。

這樣，我們一個岔路口分別了。

第二天，我早就吃了晚飯，拜訪這新交的朋友去了。

進進賢公寓，我到了十三號的房間，我這位新交的朋友，果然孤獨的躺在小木架床上等着了，一見我就說：

「該吃過了嗎，俺是早吃哪，吃飽肚子好說好聽！」

「我是特別提早了吃晚飯，來聽聽說故事來的！」

他給我預備了一張坐上頂舒服的靠椅：「請坐下，別客氣，昨天俺備酒是生的，今天可就是熟朋友哪，那麼，現在不說閒話，開始俺那未完的故事吧！」他呷了一口茶，用手在面後一劃：「昨天說到俺

已經能在糞堆裏發掘出來幾百自己了，可是這也不是一個孩子應該做久了的事，做這種事也是一輩子長進不了的，當俺發覺到一夥拾廢物的孩子里，有幾個改了賣紙的行業，那並不是白紙，上面已經沾污了許多大小不同方整的黑漬，有時還沾污着俺從未見過的東西，於是俺的一份好奇心又被轉轉到這上面來了，後來探聽着才知道是那當地印出來的一種報紙，上面的污漬完全是字，字裏面並且還有許多好奇怪的事情記着，為了給看報的人更明白些，又印上了一些畫的圖，俺很想知道一些上面說的，所以先預備着找一個接近它的機會，再打聽着這東西可以自由販賣，於是俺又把揀廢物積餘的錢，每天清早去做這門生意，當俺們去到報館買報的時候，那兒常有一位年輕的先生，指幾條新聞的標題告訴俺們，便利俺們向購買的招呼，日子久了，於是俺也認識了很多字，再加着和報館里人搞得熟識了，傍晚的時候，俺也常常帶着賣廢的報紙，去向報館里的問那許多不認識的字，究竟他們讀書人性情多是溫和善良的，從他們那裏俺得了許多鼓勵，明白了許多做人的大道理，就在那幾個月里，俺的進步可也不小，每天俺都在特別注意着報紙，果然有一天，那上面登載出一幅徵求的廣告，現在可也背不出了，不過意思却是這樣的，說當地有某軍某團人，想要招童年勤務一名，又哪活活滅天良，

又要識字禮，如有願就者，到某地方某先生處接洽，合格的除供給吃飯睡覺以外，還供給穿衣及一切，當他見到這樣的廣告是多麼喜歡得將要發狂呵！他很想給自己慶幸，因為實報而認識了許多字，不然這資格不是不夠？這機會不是眼望着就要錯過了嗎？於是就懷着莫大的希望和傲偉的心理，不顧一切的去試了一試，真是天助他這孤苦無依的孩子，雖然當時穿得和討飯的一般，可是那人却并不介意這個，他問了他的身世，又考了十來個書本上極普通的字，總算對他印象特別好，很滿意將他收留下了，他能夠到這樣環境的收留，這真是他做夢也想不到，到這個時候為止，他算是完全脫離了流浪的生活，從此他也不再在那堆堆裏邊拾廢物了，也不再一大清早穿大街過小巷嘶喊報費了，更不再睡在那破爛的滿是成灰的的廟殿底下了，這是他生活的又一大變動，也是他當軍人的一個開始，下面就說他怎樣當兵哪……

「他用手向床跟前的一拍，剛要開口，忽然喉嚨不舒服似的噴了一陣。」

「今天拿茶代替了酒，給我倒上了一盃，又給自己倒了一盃。喝完，望着杯子里冒出的霧一般的熱氣問我：

「你說這樣的生活有意思嗎？」

間的甘苦，才能永遠自強不息，前途才有光明，所以，巨風暴雨般動亂崎嶇的社會，也可說是人類的恩人。」

「是啊！所以我一直都守着絕大的決心，沒有過一次憤懣，沒有過一次怨尤，有的只是用自己的力去奮鬥，去求生存……」他說着，很激昂的揮着拳頭。

「那麼……」

「那麼，你是要趕快聽着聽下去，耐不住了嗎？」

他正猜準我想要說的話，我默默的點了點頭。

「好吧，你急等着聽，我就給你說哪，他投奔了去當勤務兵的，那是當地了不起的一個駐軍司令官，是叫做劉將軍吧，那邊託着的幾縣，誰又不知道這個劉將軍，他在那裏，除了每天伴着年輕的小主人讀書和遊玩以外，還和將軍一道兒出門，他們那小主人，將軍特別給他請了位先生，關在家里教書，可是他總沒心腸讀書，雖然也不過十二三歲，但他專門偷偷的溜出去給人搗亂，常常犯事鬧禍，到底是將軍之子！然而儘管犯事僅管禍誰又敢得罪了他，只好認做個禍，結果雖然他是請了先生，名義上是教的他，而實際上他卻學得了一些學問，一個人只要靈神他的耳朵，隨時隨地都有學問的，說是專門為求學問而去學去問，那多半是沒有用處的，你說怎麼？以前他說他門家里是多麼的豪華，可是這位將

軍家里却也是相當豪華，他們那份豪華是從自己田莊上經營積蓄下來的豪華，他們這位將軍的豪華却是從一般可憐的老百姓的身上刮來的，他的豪華是成千上萬生命供給他的，聽說吧：別人家裏每個人頂多不過一個太太吧，可是他們這位將軍府上，甚麼太太太太的數上去差不多倒有十來個，說那時候，這當中原本當漢子的也有，賣唱的也有，戲院裏的戲班子也有，好人家裏的姑娘也有，她們食着他的地力的也有，逼着娶過來的也有，用武力搶過來的也有，年紀呵！都是二十來歲的最多也不過三十歲吧，可是他們的將軍哪，唔：已經是五十開外上六十歲的人了，還這要殺作孽，將軍自己呢，雖然府上已經有了那麼許多女人，可是還覺得不滿足似的胡亂在外邊玩女人，並且還常在外邊大賭博！賭個幾萬塊錢的輸贏不作興說一聲苦，反正他有的神通廣大的本領再去刮，他像是一個人活着非應該這樣的揮霍不可，當時他看了心里就特別不平，想着像這樣的萬惡的人，難道就沒人來干涉他嗎，先前他興奮的心，此刻也漸漸冷卻了，好幾回他起離開這里的意思，是的，他們一個人是應該在光明中找辛苦，却不應該在黑暗中求幸福，可是一想到這茫茫人海何處是歸途的問題，他只好又忍耐下來了，好在只要他自己意志堅定了，在將軍府上住着，也好多見識些事情，這樣下去，又過了

好幾年的功夫，終於出了一樁大事，這樁事可倒算是轟轟烈烈呢，他且慢說，給你猜着看，他也可以稍為弱一下，他與奮的笑着，眼睛不停的盯住我看，彷彿一個老師在考着學生似的。

「是將軍賭得債還不清了嗎？」我隨嘴的說着。

他不作聲，只是搖頭。

「是你拐了將軍家裏東西逃掉嗎？」

他仍然不作聲，仍然在搖頭。

「哦！是將軍死了嗎？」

「這回你可猜得有點差不多，不過先說的俺拐了將軍府上的東西逃掉，那却未免太侮辱俺了，你想那樣是卑鄙的下流的沒出息的事，俺願意幹嗎，不要說是人窮些，要窮得有出息，窮得有人格，那樣才有辦法。」

這幾句話像是在教訓着人，我感到極端的不安。

姓，并且還幫着百姓打倒土豪劣紳和打倒萬惡的軍閥，所以一般的百姓倒也不害怕，也許還天天盼望着他們來，可是他們將軍府上的一夥人却開始不安了，當時抱着同樣不安的還有那往日耀武揚威張牙虎威的所謂土豪劣紳，他們都着了慌，他們知道革命軍只要一到，他們的末日就到了，首先遭他們平日壓迫和剝削着的老百姓，就不會輕易饒過了他們的，說是逃走吧，百姓也許早給他們造下了陷阱，這樣命運得遲早些，所以也只有坐以待斃了，慢慢的風聲越鬧越緊，不是說離着還有五十里，就是說離着還有三十里，總之早晚就要開了來，這些熱切的期待着光明的百姓，已經紛紛着在那裏組織召開慶祝大會了，若在平時，這種被認為叛亂的事實，早要被這班政客軍閥捉着殺了頭，可是現在，幾乎連自己都不敢放膽子在外面露頭露面了，情形可也真慘可憐，至於他呢，也早給打定了主意，如何如何？再聽着吧！果然隔不了沒有幾天，他們所期待着的革命軍開來了，跟傳說一樣的絲毫都沒有驚擾着百姓，并且還召集了百姓熱切的談話，他們對待百姓和對待佛對待着自己兄弟姊妹一樣，所以很能得到百姓堅固的信仰，百姓對他們也特別高興着去協助，結果甚麼事都是順利的，他們那將軍是在革命軍開到的一天後，從他府上一個地洞裏給拖出來的，當時地洞裏還藏着好幾

個年輕的女人呢，噫！這老不要臉的東西呵！死到了臨頭還在幹不要臉的事，當時像這樣罪大惡極的人，規定了是處刑，因為這樣才够大快民心，當他臨死的時候，他的天良才算是發現，他哭着說：「這一輩子，俺簡直沒有做過人應該做的事，俺太對不起百姓了。」可是那已經是遲又遲了，當時俺又見了許多以往趾高氣揚人們的下場，俺真替他們可惜！爲了一時的享樂，和貪了一時的勢利，却落了如此的結局，把命都丟了，可真太不值得。過後，因為俺往日跟從着將軍，知道着一點政治上的機密，於是和當時革命軍的一個長官又聯絡上了，後來便在這軍隊里補充了一個排長，這也是值得紀念的俺從光明中找辛苦的一個開始，以前，俺只是爲着私人做奴隸，從這個時候起，俺算正式把身體貢獻給了國家，俺抱着不顧一切犧牲的精神，背上了俺的槍桿，插上了俺的刺刀，走一省又一省，過一縣又一縣，幾年功夫，俺殺死了多少貪官污吏的官僚，又殺死了多少剝削壓迫百姓的軍閥，這些都是禍國殃民的敗類，他們不但要殘害自己的同胞，并且還爭權奪利破壞着國家，俺們一個大國却弄到這般敗的局勢，完全是這些禍水的根源，可是最給俺痛心的，這些敗類，永遠沒有殺完的時候，俺很慚愧，俺覺得太對不起俺的國家，多少年都不能給國家做完一件事，唉……他深深的歎了口

氣，很憂鬱的低下了頭，像是一個教徒懺悔着向上帝訴罪的樣子。我也不由的跟着他歎了一聲：「這也是社會上必然的現象呵，不論古今中外都是同樣情形的。」

「話固然是這麼說，不過俺心里總是有着說不出的不舒服，一直自去年秋天，俺實在忍耐不下去了，俺成天的感到不安，那時俺已經除長階級了，雖說是當營長，是營長的階級了，雖說是當營長，除了拿錢吃飯，其他簡直找不到事做，終於俺索性把營長也丟了，這樣，俺才算是漸漸安靜了下來，這離現在已經又是好幾個月的事了，以後呢？以後連俺自己也猜不着了，俺的故事，也就讓它這麼草率着結束吧！」

「是的！」我不住的點一着頭，表示很同情他的樣子。「不過我總以爲一個人不能太任性，你說你爲了自己不能盡責而苦悶，這是再好也沒有的現象，但是你應該想怎麼盡責的法子呵，爲了一般氣憤而簡直丟了自己的責任，這就是你的任性，任性的人也就是所謂缺乏涵養，是嗎？」

他給我問得沒有開口，於是我又說：「你既然已經能夠認清了目下社會的弊病，你反而逃避了畏縮了，做一個袖手旁觀的人，去眼看着國家就這麼沒落下去，這樣的存心更是不該的，你還是一個年輕的軍人，國家還正需要你呢！假如你這樣下去，和你所說的那一班貪官

污吏土豪劣紳的人格又分甚麼高下呢？請你平心靜氣的想一想，我的話對不對？」

終於，他給我的這一番話感動了，不住的在微微的點頭，他臉上湧着幾乎沸騰了的熱血，只說了一句話：「謝謝你給俺的啓示。」

窗子外邊的天已經是漆黑，寂寞佔領着空間，又是夜的時分，在夜風的呼聲里，我又離開了旅館，以後，我又會見過他幾面，或者是在小旅館里，或者是在飯館里，一天傍晚，當我再到那家進賢公寓去找他的時候，可是那十三號房間里已經住着另外一個客人。

他的確是走了，從公寓老闆那裏還有一封留給我的信，信皮上是寫着：「留給歐陽先生」。索性再讓我拆開吧：

「歐陽兄：我走了！爲了國家還需要我，所以我不得不走。那天晚上你的一番話，真是一爐熊熊的火呵！那把我的血又燃得沸騰了，是的，我不能逃避，不能畏縮，更不能袖手旁觀的去看着國家就如此沒落下去，現在請你放心吧！只要我活着一天，我都要把我貢獻給國家的。以後怎樣，等我再寫信告訴你吧！再見，祝你好。你的朋友黃天成留。」

以後呢？連我也只有等着他的來信了。

中國銀行
南京分行
第一類新聞紙類
第八六號

南 京 市 銀 行

業 務 概 要

信 託 部	信 託 信 款	商 業 部	商 業 部
活利 定息 優厚	信託存款	匯兌押匯	活定存款
個人 團體 委託	代理 收付 款項	票據貼現	抵押放款
註冊 均可 登記	工商 業信 託	倉庫業務	代理市府金庫
事酌 關盡 公益	公產 益信 財託	其他銀行業務	代理收解款項
承索 即奉	備有 章程	買賣有價證券	
		保管團體資產	

經理室：電話號碼
二五八二二
營業部：三五八二二

行址：建康路二四八號

電報掛號：一七五九(市)

營業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新動向(旬) 第五出版 第一百零九期

發行人 康 雨 亭
編輯人 曹 寶 琳
出版者 新動向旬刊社
南京路三號
電話三一四六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總發行 新動向旬刊社
代理經銷處 中央書報發行所

新動向旬刊及訂閱價目手冊

◇價目 每册十元
全年定價三百元 計三十六册
半年定價一百六十元 計十八册
◇手續

請開具姓名住址同訂費一齊寄至「南京路三號新動向發行部」收